

辛八

白鷺洲主客說詩
續詩傳鳥名卷

年八

白雲州土家
清詩傳馬名
越北

西河合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卷全

序論
說笙詩四條

說淫詩
說雜詩四條
十二條

龍威秘書八集

西河經義存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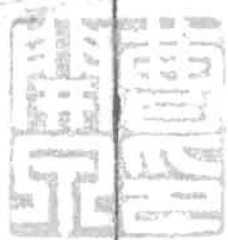
第八冊

白鷺洲主客說詩

毛奇齡

續詩傳鳥名卷

三卷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又晚晴稿

文輝克有較遠宗姬潢車

白鷺洲主客說詩

宣城施愚山以少叅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

白鷺洲會楚人楊恥庵

名洪才

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

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仁縣令

使之招予及子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恥庵諸

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

聘至京

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
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
誌勝事陽榦客也陰榦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恥庵
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
李漁村任邛龐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
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淫亂。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
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
類而尚不同若詩與聲則更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
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
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

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
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九淫。
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
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
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
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
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
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旣已作韶樂。以示法
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
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
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
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蚩蚩螻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
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
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
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
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

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嫖之言也孟子曰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
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
此一方人比戶閨閣皆以獻門娼自居者凡鄭詩之
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
騷所謂蹇修姚姱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
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
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
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

鳴求其牝。牝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邶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邶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

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
避其言

戊曰然則彼狡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
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
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
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非淫
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
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
平遽曰然則彼狡童兮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

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今。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怒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今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之。

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逞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當亦識例。如風雨淒淒，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淒淒八字中有淫

具耶。

又曰且詩有關於史事不止詞句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于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宣言衛侯之罪使叔向轉告二君是時國子賦鸞之采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是此一賦

詩而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踰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爲淫失戒晉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卽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